

潘军小说文本系列

TXT

结束的地方



在这些以所谓历史为题材的小说里，我所要做的，不过是为我的一些无法确定的观念寻找一个载体。你可以说我是在给故事披上了一件陈旧而鲜艳的外衣。我之所以选择历史，是因为这件外衣具有非凡的暧昧与可能性。而我却意外地获得了自由。

潘军

7
工人出版社

潘军小说文本系列

IXI



结束的地方

潘军



自序

大约是在 1981 年 5 月，我在合肥出席了一个小型会议，内容是关于《青年文学》杂志创刊事宜。那时我还在安徽大学读书，由于写了一个叫做《前哨》的话剧而获得了意外的荣誉，便被看做了文学青年。在那个会议上，我认识了从北京来的编辑牛志强。据 18 年后的今天牛编审回忆，他当时对我的印象有两点：其一是这个 24 岁的小伙子长得挺帅，其二就是这小子很狂，因为我在会上批评了一位当时正红的青年作家。但他还是组了我的稿，希望我能为即将创刊的《青年文学》写一个短篇。我还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：你说人家的东西不灵，那你就给我来篇灵的吧！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完成了这篇作业，等第二年正式发表出来，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这篇小说叫《啊！大提琴》，可以看做是我的小说处女作。现在，当我和牛先生再次坐一起来编这套《潘军小说文本系列》时，想起我们在合肥的初识及后来的交往，不禁有了恍然若梦之感。时间往往就是这么于不经意中流逝而去。

然而我不愿把那个时候看做我写作生涯的开始。

自序	1
桃花流水	001
对窗	035
蓝堡	045

梦里几度回渔安，
桃花流水两相伴。

90年代末的世纪之交，想抽刀断水
是幼稚可笑的。

苍天有眼，只是你不觉得。

目 录



潘军小说文本系列
F 卷 结束的地方

夏季传说	084
蓝堡市的撒谎艺术表演	114
九十年代的获奖作品	124

我的家族就是这样令人沮丧。我笔下流淌着的是不尽的辛酸之泪。

在“撒谎”与“表演”之间加上一个他喜欢的词——艺术。这就如同一次假面舞会。

真的，真的对不起大家，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。

结束的地方

到了结束的地方，没有了回忆的形象，只剩下了语言。 137

评论家言：

让真实飘在风中

吴义勤 170

编作对谈：

历史的暧昧

牛志强 潘军 176

目 录



潘军小说文本系列
F 卷 结束的地方

潘军主要作品

1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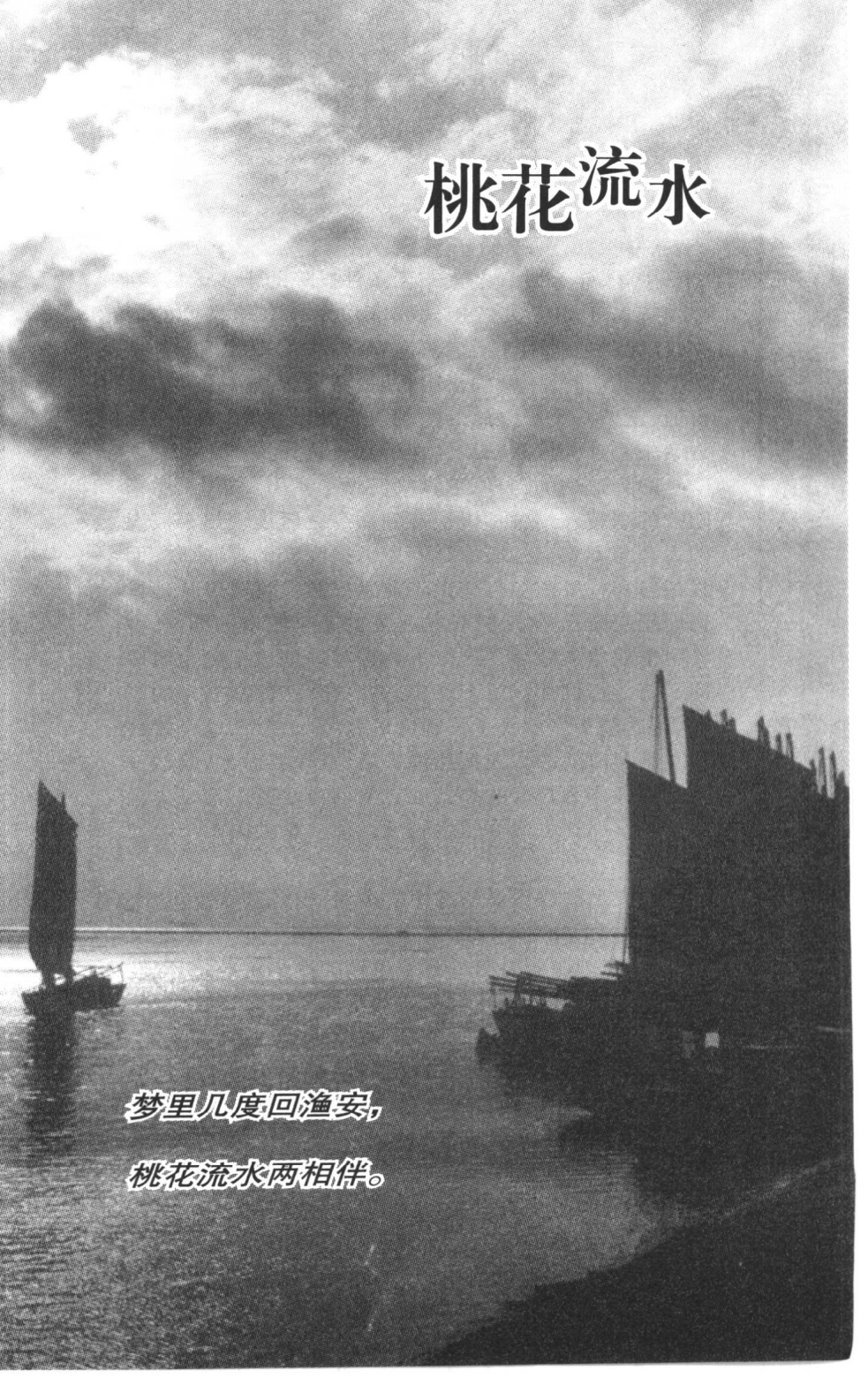
潘军网址、电子信箱

潘军邮政信箱

183

发行热线

桃花流水



梦里几度回渔安，

桃花流水两相伴。



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十多天后,44师参谋长王崇汉突然接到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,让他迅速赶到江南老镇渔安,去接受一批日本人移交的舰船。命令中明确指出,如果这批战利品还具实战价值,就按一个独立旅的建制实施操作,尽快搞出一个方案来。独立旅划归战区司令部直接指挥。

命令送达的当日,王崇汉便由宁溪出发了。据后来随行的副官介绍,参谋长接到命令之后表现出了极大的无奈与不安。他显然是不愿意去渔安的,副官说,而且他对和一堆破船打交道也非常反感。这或许让他忧伤地想起自己的家史,他的祖先曾是李鸿章的同僚,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,这个人莫名其妙地被拖到菜市口问了斩。行刑前只留下一字感叹:船!然而从后来的事实看,这差不多就是牵强附会的臆测。相反,这个曾在日本学习海战的男人抵达渔安后,首先要做的,是选择一艘炮舰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与栖身之所。他很少像其他军官那样去渔安镇里转悠,顶多是去码头上散散步。

历史上的渔安盛产过两样东西:鲈鱼和妓女。这个发迹于清康熙年间的江南古镇,别有一派“秦淮风景”。这里的胭脂巷与翠花楼也伴随着小调丝竹,但妓女以卖笑者居多。当然妓女之所以成为妓女,最终还是要陪人上床的。略有区别的是,她们有着相对的专一。在某个时期内,她们只陪“自己的男人”上床。除非这个男人不来了,她们再另作物色。渔安的繁荣得助于这些女人,因为对男人而言,外养一个女人并不是件容易事。于是就有男人在渔安另开了店号,一面经商,一面





把赚到的钱用于养女人。这是一种奇特而有趣的流通形式。

1938年日军攻占南京后，渔安镇的妓女全部逃到了皖南山里。那时的渔安如同残阳夕照，情景凄怆。现在日本人打败了，这些隐匿山林的女人便像鸟儿一样纷纷飞回，那阵势也可以看作一种凯旋。负命在身的王崇汉就是于这样的时刻抵达了渔安镇。他完全能够想象出老街上热闹喧天的场面，但他勒住了缰绳，临时放弃了原定的路线，而是从镇西的另一条不易察觉的小道，绕了很大一圈后到达了江边。参谋长的这个决定当时并没有引起随行人员的过多留意。重新关注这个细节是在七天之后。其时这个45岁的男人正躺在一片血泊之中。

血案发生在后半夜。据副官回忆，这一天里参谋长并没有什么异常迹象。上午，他在自己办公的这条“野川丸”上主持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。鉴于所有接收的舰船作战设施全部遭到破坏，他建议尽快致电顾长官放弃所谓独立旅的构想，而公开将这批强制退役的军舰拍卖给地方。但是这个建议没有得到一致的拥护。个别军官认为，作为军备，这些舰船修修还是可以正常服役的，至少能够担当防御性的巡逻以及水上运输任务。他们认为参谋长这个建议显得过于草率了一些。于是便休会了。不过，副官强调说，这并没有破坏他的情绪。相反，参谋长散会后兴致很好，甚至去江边遛了一会儿马。然后他就去了镇上，这也是不多见的。参谋长从渔安镇回来时已临近黄昏，他带回了一些卤菜和当地产的一种山芋酒。一般这种时候，副官回忆说，我们是不去打扰他的。因为他有个习惯，只要独自喝酒，之后就会铺开笔墨纸砚吟诗作画。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晚上喝酒的是两个人。





现场很容易证实这一点。王崇汉眉心正中一枪。子弹入口很像一朵刺绣的桃花，只是颜色过于黯淡。这是近距离的射击，但绝非自杀，尽管使用的武器是参谋长贴身的那支德国 1930 年制造的左轮。令人费解的是，枪内的其他五枚子弹都卸在桌上，分别盛在两只酒杯里。刺客的指纹比比皆是，毫无遮掩。再从刺客登船的途径看，显然这个人是从水里来的。由北侧的船舷绕到了参谋长的寝室。所有这些不难看出，刺客与王崇汉是熟悉的。甚至可以断定，参谋长主动安排了这次神秘的会见。但他或许不知道，他静候多时的是死亡。

这宗案件立刻上报了战区司令部，令顾祝同大为震惊。他很快派来了一个特别调查组，我爷爷是成员之一。老人在 1987 年对我谈起这次秘密行动，他说顾长官如此重视“王案”，与其说是对损折一员爱将的负责，倒不如说是担忧本战区和他本人的名誉。因为有人分析，王崇汉之所以提出拍卖军舰，是预先同商家咬过耳朵的，想从中渔利。还有人更是危言耸听，怀疑王参谋长私下同日本人有勾搭，如今形势大变，便急于毁掉一些什么证据。

当然这些猜测不久就被否定了，我爷爷这么说道：现在看来，王崇汉提出卖船不过是急于离开渔安而已。而且那些舰船不久也就真的拍卖了，成为当时很轰动的一条新闻。

— —

年富力强的王崇汉参谋长于一个深夜被刺，已是半个世纪前的旧事。我在 1987 年获悉这个悬案之后便十分好奇。但我的兴趣更多的是游离在这个案件之





外。在无法弄清刺客面目的情况下,我只能去追寻英年早逝的参谋长的旧时踪影。在我爷爷作出结论之前,我就已经相信王崇汉与古镇渔安有过一截极不寻常的情缘。我认定这是他的一块伤心之地,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我甚至假想出在一个朦胧的月夜,从前的参谋长牵着心爱的白马,矜持地走进了胭脂巷,然后在一扇柿木的门扉前停下。在这条巷的尽头,是闪动月影的一线长江。很多次,我被这个杜撰的画面弄得魂不守舍。那时我才30岁,而假想中的那个英武的男人比我还年轻。但我们又拥有完全一致的浪漫情怀。

第二年春天,我便带着这个故事的开头乘船去了渔安。那时的渔安已是一个县级市的规模,出于发展旅游业的考虑,从前的老镇依旧按老样子保留着。那条鼎鼎大名的胭脂巷如今更名为映霞街。几乎家家都开着铺面,卖些这一带出产的文房四宝和二胡、月琴之类的民族乐器。这条狭窄的街上也有客栈,但一律称作旅社。我观察了一会儿,正想选择一家住下,忽然就听见背后的门里一个女声在喊:先生,住店么?

喊我的是一位年轻姑娘,长得明眸皓齿,梳着两条齐腰的辫子。她当时站在天井边上,阳光斜着射入,使她的肤色看上去白皙而健康。这无疑是个漂亮的姑娘,我想我没有必要再作选择了。我走进这个幽深而高大的屋子,觉得很惬意,但又隐约感到几分可怖。毕竟这屋子太老了,欣赏是一回事,住下便是另一回事。所幸的是,楼上的客房已经过了改建与装修,除了没有卫生间和铝合金窗户,屋内的感觉和普通招待所的标间很接近,有一台黑白电视机、一对人造革沙发,楼板上还铺着红色的化纤地毯。我挑了一间朝西的屋子,由窗户可以清晰地看见长江和镇子北坡上的桃花。眼下正是花季,北坡上一片粉红,层层叠叠,令人神往遐思。





但是我没有向姑娘说明此行的目的，我只说我是省城的一个文化干部，到渔安来搜集民间故事，可能要住些日子，一般都是早出晚归。她好像对我的职业很好奇，但不知道什么样的故事才叫“民间故事”？这么一交谈，倒引起了我的考虑。我想这姑娘一家一定是祖祖辈辈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古镇，她的家人说不定会对我提供些什么。于是我说：只要在渔安流传的，都属于民间故事。最后，我们交换了姓名，她叫王玉蜓，今年19岁。这个被称作清流的旅社并不属于她家，但有一度她的家人在这屋里住过。那是刚解放不久，她说，胭脂巷从前的那些女人都被政府弄走了，空下的房子用于安排穷苦人。那时候我爷爷刚刚出事，就被安排进来了。

我便问：你爷爷出什么事了？

她好像并不愿意提起那件事，迟疑了一会儿，她说：他险些在江里淹死了。

1988年春天我在渔安镇住了近一个月，和行前预料得一样，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“王案”的蛛丝马迹。我设想的青年军官与青楼女子的缱绻情怀也多半停留在虚妄之中。但我十分意外地获得了另一个优美清丽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真实的，也是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担任主角。更有趣的，是这个故事与当年王崇汉参谋长接收的那批日本舰船有关。

故事的叙述者是小蜓的爷爷王申老人，这个从前的水手。我在一个明媚的下午见到了他。其时他不过是年逾六旬，看上去却已相当衰老了。最初，老人对我十分冷淡，甚至带有一点敌意。我想他可能把我当作了城里来的小白脸，正在打他孙女的主意。这种人他见多了。然而当我提到那批日本舰船时，他才觉得我来渔安是在做一件正经事。他用听起来很沙哑的声音对我说道：我一直想说说这船。在老人后来断断续续东扯西





拉地叙述中,我大致弄清了故事的轮廓。但要把这个故事生动地讲出来,仍离不开我局部的想象。在渔安的那些天中,我主要就是在做这项工作。同时,我又不忍放弃我对王崇汉旧时一幕的精心编织。所以我准备并行把这两个故事慢慢讲出来,这或许给阅读带来麻烦,但是我别无选择。十多年后的今天,当我决定写一篇叫作《桃花流水》的小说时,我才蓦然意识到当初的固执也不妨看作一时聪明。

三

1953年春天的渔安镇是充满生机的。连日的晴朗天气使这个江南古镇像一面色彩绚丽的刺绣。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全面告捷,人们仿佛又一次感到和平亲近了自己。这种喜悦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1945年的8月,那一次是中国人把日本人打败了。人们至今还记得,那些日本兵举起双手像牲口一样被驱赶到码头的热闹场面。日本人走了,丢下了一堆破船。但是这些船不久便给一些轮船公司和航运公司买走了。到了这年春天的一个下午,有人发现停靠在渔安码头上的那艘“江宁—2号”,就是从前的“野川丸”。它的模样变化很大,已经由作战的军舰改成了两层的客轮,也重新刷过了油漆。如果没有一定的舰船知识,很难识破这一点。

“江宁—2号”属于上游芜湖的一家公私合营的轮船公司。这家规模不大的公司主要从事上至武汉下至上海的客运业务。但是,经过上级管理部门的重新检测,“江宁—2号”由于船体狭窄而不能继续担当客运任务,更适合去做一条货运的驳船,它的动力机械仍十分优良。按照指示,“江宁—2号”这天是最后一次执行客运任务。渔安也是最后的一个停靠码头。这个消息,





对船长袁铿来说是求之不得。这个毕业于汉堡船舶学院的年轻人从接管“江宁—2号”的第一天起，就十分的沮丧。他坦率地向公司提出，认为这种滥竽充数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，船的吨位与吃水面积会使乘客身心不安，尽管它有良好的速度。从现在的情况看，上级主管部门的调整与袁铿的上书关系极大。

那个下午船长的情绪似乎很好。在水手们看来，这个阴郁的年轻人虽然有着精干的航行本领，但平时很不好相处。除了工作关系，他没有更多的言谈。他从不与同事一块喝酒、打扑克，也没有串门的习惯。这个人还有洁癖之嫌，他那间船长室是不轻易让人进去的，即使进去了，也不允许对方在这里抽烟。那个狭小的空间布置得颇有情调，挂着一幅工笔的桃花扇面 and 一幅德国带回的铜版画，一般人不知道这画的内容是诺亚方舟的圣经故事。在画的下面始终摆着新鲜的水果，如案头清供。袁铿大概只有一个爱好，就是吹笛子——那是一根岭南笛，音色浑厚而忧伤，船上的人并不喜欢。也许是自己的建议受到了重视，抑或对今后的工作充满憧憬，船长袁铿在这一天里举止都很反常。他还专门买了两包哈德门牌香烟请各位船员抽，并且提前发出许诺，等抵达芜湖港后，他在镜湖边的鸿宾楼请客。水手们显得意外而不知所措。后来他们才渐渐感到，船长的反常与一个女人有关。

“江宁—2号”在渔安停靠后，轮机出了点故障。这样，原定一小时后离港的计划需要改变。船长要求在三小时内结束维修，趁这会工夫，他下船去镇北的那面半坡上看桃花了。袁铿显然算不得性情中人，他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忧郁。实际上这个26岁的青年是追寻一个姑娘的身影而去的。这姑娘自南京登船后就没有走出船长的视野。她大约是美术院校的学生，携带着全套的





写生工具。她的年龄可能刚近二十，有着沉静的外表和鹤立鸡群的气质。这天她穿着一件桃红色的毛线外套，里面是靛青的士林布旗袍，黑皮鞋白丝袜。最引人注目的，是她的齐肩短发上扎着一条杏黄的丝带，束成了蝴蝶形状。第一眼看上去，船长还真以为是一只黄蝴蝶落在她头上呢。然而正是这个装束引起了船长的回想。他隐约记起，一年前当他接管这条不伦不类的船时，这只黄蝴蝶似乎也曾从他视野中掠过。但那回是在镇江码头。而且那正是他最烦躁的时期，因为他刚刚发觉这所谓的“江宁—2号”是日本人遗下的破军舰改造的。他感到不可思议，自然也无心去留意一个姑娘。

袁铿还注意到，这姑娘并不属于小鸟依人的一类。或者至少他感觉到，这是个习惯于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女人。她始终戴着墨镜，不苟言笑意味着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有时候，她像男人那样架起一条腿，而另一条腿一直踏在油画箱上。但是这一副孤傲的做派却勾起了男人征服的欲望。

袁铿赶到桃园时，那姑娘已支起了画架。当她感到有一个男人正向她走近时，她也并没有转过身来。她随意点染着，显得有些心不在焉。袁铿有些尴尬，但他并不羞怯。他在看画的同时也不时用余光打量作画的女人。她现在摘下墨镜了，露出了漂亮的眉目。那时袁铿就想，如果娶这么一个女人当老婆，想必会开心，但日后生了孩子便不得安宁。或许是这一瞬间想得太多了，年轻的船长不禁自嘲一笑，然后就蹲下来去看油画箱里的颜料。这时，他听见女人突然问道：你想干什么？

袁铿说：我看看颜料，像是慕尼黑的产品。

女人迟疑了一会儿，又问道：你在德国呆过？

袁铿说：我呆了三年，前年的秋天才回来。

女人说：怪不得我没见过你。





袁铿说：我见过你。

然后他就说起了一年前在镇江码头的那档事，不过他夸大了事实，把印象变成了“深刻印象”，之所以没有接近她，是他觉得“那时你看上去还像个孩子。”

女人便第一次笑了，说：一年工夫我就长大了吗？

袁铿说：女人的变化总是令人吃惊的。

四

010 作画的姑娘叫陶侃。袁铿对这个名字也一样有好感，而且他觉得他们有缘，因为两人姓氏的谐音让他想起晋人陶潜的那部名篇绝唱。袁铿在当天的日记里有着充满诗意的渲染描述，他写道：我明白什么事已经发生了，因为我感到郁闷已久的心扉突然被打开，射进了一道强光。

但是这一天后来的事让年轻的船长多少有些惆怅。他原以为陶侃会随他的“江宁—2号”回芜湖，不料被谢绝了。陶侃说，她打算在渔安住上一个时期，并且已在胭脂巷预订了客房。陶侃说：我需要静下心来完成我的计划。说完这句话，她把那幅未完成的写生从画板上取下来，签上英文的姓名，送给了船长。

关于这一点，袁铿在日记上是这样表达的：她的画让我激动，但她蛰居渔安的选择让我失望。我实在不情愿这样的姑娘住进那样的屋子，尽管已经改朝换代，但我总觉得那里仍散发着从前的晦气。

这天的日记还记载着另一件事，是袁铿第二天补记的。

“江宁—2号”离开渔安港不久，便进入到夜航状态。那时江面上雾气氤氲，探照灯的光区里灰蒙蒙一片。当船正欲驶进主航道时，突然全船灯光大灭。其时





船速是每小时 20 海里，因是逆行，所以马力开得很足。如果不是袁铿处理冷静，这条船完全有可能偏离航线而撞到一座小孤山上。这种照明故障并没有让船长诧异，但他惊愕于检查之后的发现：各部门的报告都没有问题。正当船长深感蹊跷时，所有的灯全亮了！

我在黑暗中度过了五分钟，袁铿这样写道：在这黑色的五分钟里，我的感觉是上帝的手控制了这条船。

袁铿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。事实上，这条铁船自从交到他手上之后，就如同梦魇让他时常不安。所幸的是他现在解脱了。袁铿返回芜湖后，公司通知他新的客轮很快就到，这回是很正规的客轮，不过也是从武汉那边买回来的，现正在船坞里进行检修和油漆。袁铿因此有了半个月的假期，便决定重返渔安来陪伴那个叫陶侃的姑娘。爱情使他暂时忘掉了一切。

011

第二天袁铿便启程了。他没有搭乘公司的船走水路，而是直接去了长途汽车站。他知道开往南京的班车虽然不路经渔安镇，但停靠铜陵。从那儿翻过一道岭便离渔安不远了。这样算起来，时间还是提前了很多。那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江南处处风景如画。人们彻底摆脱了战争的阴影，似乎还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之中，期盼着百废俱兴。那也是春心荡漾的季节，艳遇正被证实为爱情，使这个矜持的年轻人变得洒脱而富有人情味，以至看上去像另一个人。然而从故事的发展观察，这种朴素的理解显得片面而肤浅。

这天袁铿搭乘的是一辆篷车，车型是苏式的那种嘎斯。车开出近两个小时后，袁铿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没有办。他在渔安时曾许诺在鸿宾楼款待全体同仁，但却忘了兑现。这个小小的过失让他的情绪变得有些恶劣，那时他想，男人是应该看重诺言的。这个习惯他从小就养成了。就在他恍惚之际，车翻了。袁铿还来不及反应





便被压在了一堆人的身下，但他只是额头与肘部受了点外伤，也没有骨折。他挣扎着爬出来，然后又敏捷地将一个女孩抱出。这辆车翻进了路边的稻田里。没有人死亡。黑脸司机一边拭着头上的血一边开始检查事故原因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怎么就翻了呢？

不用说袁铿是多么沮丧。这个敏感的男人注视着眼前的车祸，想到的却是昨天夜里在江上经历的凶险，仿佛觉得这相继发生的两件值得后怕的事存在着某种联系。他感到头痛，这痛感不是来自伤口，而是脑壳的内部。他沉重地走到一边，想甩掉乘客们连声的哭泣与抱怨。这一刻他产生了懊悔。他想这么急着从国外回来，或许是一个错误。但那时这个本质阴郁的男人却不知道，眼下的渔安之行是错误的延续。从袁铿日记里可以看到，翻车之后他曾有过返回芜湖的犹疑，但在这时，一辆拖茅竹的货车停在了他身边。这个司机是船长的熟人，于是袁铿又成行了。袁铿写道：这些都是天意。不过从以后的事实看，这无疑是对天意的曲解。所以我们只能宽容地一笑，恋爱中的人一般都是这样，正如西方一位老人所言：在他们眼中，一片凋零的叶子也会成为一只飞鸟。

恋爱在任何时候都具有神奇的力量。倘若不是这天的车祸，21岁的陶侃或许就没有多少感叹了。甚至会适得其反，她会私下认为这个道貌岸然的男人其实骨子里仍是贪色之徒。这个浪踪四方的姑娘内心却十分幽闭，她已不习惯夜间接待一位不速之客，况且还是个男人。但是，当她看见来访的男人头上还在滴血时，便一下受到了感动。

爱情往往就是这样。

意外的车祸使这两个年轻人一天走完了一年的路。这时，他们像是真的相爱了。

